

法
味

濃味

普爲出資及讀誦受持展轉流通者

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普消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飢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一切出資者

展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甯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民國二十年五月三版三千冊

△法 味 一冊▽

鑒定者 印 光 法 師

編述者 尤 雪 行

流通者 弘 化 社

蘇州護龍街南段
穿心街報國寺內

印刷者 國 光 印 書 局

上海新大沽路六七一號
電話三三七四三號

藏版者 弘 化 社

△目錄▽

癡人說餅
農夫獻乳
呆漢食鹽
愛子受刑
貪夫灌蔗
渡客割波
窮人怖鏡
戇僕守門
異鄉弋利
空際造樓
效顰被逐

△弁言▽

佛法廣大。稱爲法海。世間海尙有邊際。法海却無邊際。饒你長說短說。橫說豎說。深說淺說。密說顯說。實說權說。出廣長舌相。發無礙辯才。說到天花飛墜。到底說不盡許多。雖然。我等常常聽得幾輩先覺說。萬法惟心。偌大法海。本然不必遠求。無量法門。原來俯拾皆是。拈一珠。可以澈照周界。嘗一滴。可以概括全海。用特博引佛祖說。譯成淺近語。開多士方便研究之門。去世俗一切迷惑之見。爰作法味。廣餉有緣。

塗壁遺譏
貪慾誤人
甘泉役衆
狂徒換鼻
牧者受愚
空門就縛
火獄尋涼
欲蓋彌彰
求榮反辱
匿金燬綢
斷樹失果

矜奇遇暴
離欲攝情
沈檀貶值
經濟徒傷
慾海沈冤
荷池竊賊
迷津失眼
方便多門
四個階級
一切重擔
待果親嘗

醜約自縛
妬鬼壞法
疑鬼失明
繫說讚語

(增刊)

海量驚天
死後受用
眞貧眞富
佛學寓言

法 味 大旨出百喻經

尤 雪 行 編

癡人說餅

一年到頭穿衣。何曾挂著一條絲。一日三餐進食。何曾嚼著一粒米。這箇道個。大家聽來好像難懂。其實被幻我小我騙住了。整日整夜的插脚在貪瞋癡場中。一刻不得自在。若一旦打破幻我尋出真我。和打破小我立見大我時。自然知道前境前念是完全差錯的了。

有一位趕路的癡人。急忙忙走了許多路。肚子裏慢慢的覺得餓了。勉強再走一程。經過一個小小市鎮。抬頭看見一個燒餅攤。便止了步。放下擔子。伸手向衣袋裏摸出錢來。買燒餅吃。第一個燒餅吃下肚。不濟事。再買一個燒餅吃。依舊不濟事。連買第三四五六個燒餅吃。仍舊不濟事。可是第七個燒餅到了手。剛纔吃得半個。忽然肚子飽了。再也吃不下了。這癡漢便覺得懊悔起來。伸起手把自己打。說道。我現在吃的很飽。全仗這半個燒餅。以前所買的六個燒餅。白白的丟了許多錢。一點不濟

事。假使我眼力好。早早曉得這第七個燒餅有這麼大的作用。半個便吃得飽肚子。應當一開手就買這一個燒餅啦。

如來說了這段故事。便回轉來勸化大衆。說道。世人大都被眼前的境界迷倒了。橫生樂想。像那癡人一般。在半個燒餅上。發出飽想來。世人大都看不出究竟。把富貴當做樂事。那裏知道富貴這兩個境界。求時已經是很苦。求到的能有幾人。既經到了手。到底不滿足。即使心平些。要保持他。也很費心力。所以仍舊苦。世間一切境界。都是無常。富貴的境界。到底保守不住。得了還失。却是到了這時。追想前境。更加憂苦。於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時候中。一些兒快樂都沒有。在真正辛酸苦惱場中。却橫生樂想。十方三世諸佛都大聲喚道。三界如火宅。沒有安身處。榮華富貴場。都是大苦窟。無奈那無量數世界上人。整日整夜的埋身苦窟。分毫不悟。饒你千呼萬喚。也不肯回頭。豈不可歎。

農夫獻乳

既經找著道路。拔腳就走。無論千里萬里。計日可到。最怕是打不定主意。發不出毅

力來。只管遲遲有待。一朝到了情見勢絀之時。弄的措手不及。就叫苦無門了。有一個農人。養子母牛兩頭。忽然發出癡想。要在窮鄉僻壤的所在。做個大場面。誇耀鄰近。想來想去。惟有開筵款客。把城市中相識朋友。都請到家裏來。權借牛乳做鄉間的異樣風味。款待嘉賓。那農夫動了這個念頭。便屈指把城市間相識朋友一算來。到也不少。人進一杯。需用牛乳。非同小可。我若就從今日起。每天將牛乳榨取。一天一天的積起來。也沒有許多大瓶子儲藏。況且天氣漸熱。新鮮牛乳多藏了幾天。便要酸化的。橫想豎想。沒得好辦法。忽一轉念。自己說道。有了有了。不如把我所要榨取的牛乳。就放在母牛的肚子裏。待那天開勝會時。躉數榨取。豈不十分穩便。想到這個方法。以爲是千妥萬當的了。卽忙把子母牛分開。各繫一處。過了一個月工夫。訂定日期。大請城市賓客。賓客到齊。滿想取乳進獻。當大衆前說美滿話。牽出母牛來。榨取鮮乳。那知乳囊收縮。點滴全無。竟把這愛場面的農夫。在許多賓客前獻醜。當時這位自討沒趣的農夫。聽得滿座譁然。被人譏笑。真是弄得欲哭無淚。有口難言了。

如來借着這件故事。勸化大衆說。布施美事。在六波羅蜜中。要算第一等功德。這第一等布施的美事。心上想著要舉辦。應當馬上舉辦。不要三心兩意。說道我願布施。今非其時。且待我富有多金的日子到來。然後布施未遲。那知道人命無常。等不到盈千累萬。積聚多金。或者遭了官司。或者遇了盜賊。或者經著了火災水災。或者大限到來。再也做不得分毫主張。但見善緣未種。黑孽隨身。那時懊悔。已來不及。豈非與那獻乳的農夫。同做了一場春夢。

呆漢食鹽

活水有源頭。按著水脈下工夫。眼前脚下。都有個著落。如果不問水脈。胡亂去開掘。自然不能夠僥倖成功的。

古時有一呆漢。一日向鄰家閒走。恰巧中飯時到。主人歡然留飯。這位呆漢便老實坐下。隨手取食。忽然面上顯出不快樂的顏色。口裏禁不住的說道。可惜這東西太嫌淡些。覺得沒怎滋味。主人急忙替他加了些鹽。呆漢再取那食物上口時。就覺得很有味了。便默默的在自家心上忖量道。就是這一樣的東西。有味沒味。偏偏從那

鹽上分別出來。主人不過下了少許。已經爽口的了不得。倘若再多下些。滋味的出色。想來格外可人意思。不消說得了。呆漢回家後。等不到用飯時候。便空口取鹽。辨別滋味。初上口時。覺得也還爽口。那曉得錯了主張。一轉眼便弄出說不出口的苦處來。

如來約略說了這段故事。便接口說道。譬如一般沒有主張的人。不會遇著真內家指點法門。耳邊但聽得節少飲食。可以開竅。可以方便得道。他便退到一個僻靜地方。馬上絕食。或者餓了七天。或者身體強健些。能多耐幾天。餓了半月。餓到行動不得。白白的受了苦楚。却沒有分毫法道尋出。照這樣看來。豈非與那呆漢一般見地。那鹽固然能使食味加美。却是不知分曉。空口食鹽。到底受了說不出口的苦趣。

愛子受刑

眼睛裏著不得一點微塵。牙隙裏容不得一粒沙子。這是大家能理會的。若心地上來了塵垢。行爲上有了沙礫。急應努力洗刷。努力掃除。回復本來無有病痛的原狀纔好。

古時有一個莽夫娶婦以後。接連養了七個兒子。內中一個兒子。本來身弱多病。所以沒造化早死了。莽夫見那死兒直僵僵的挺著身子。很覺難過。又不忍心把他抬出去。便打定主意。把這個死兒留在家裏。自己又不願常常見這死兒。一心要同妻子們遷移到別處去。鄰翁見了這種情形。便耐不住向那莽夫阻擋道。生死異路。人已經死了。不能當活的看待。不久便要腐爛。應當急速買棺成殮。把他好好的埋葬了。萬萬不能留在家裏。惹出許多不便來。死人留在宅中。活人讓出宅外。這種辦法。是從來沒有的。不要這樣的妄作妄爲。惹人笑話。那時這位莽夫。聽了鄰翁一番懇切的勸導。頓時回心轉念。決計留活人在家。移死人出宅。忽然又轉一念。以爲死人既不得留家。定須安葬。但是單單一個死兒。挑在擔子上。却不好行動。必須再得一個死兒湊數。纔好一擔兩個。兩頭一樣輕重。纔好上肩。挑送遠處呀。於是發癲發狂似的。不問情由。隨便拖著一個兒子。無端把他殺却了。裝成一擔。挑出宅去。遠遠的送到荒山野地叢林深處。掘地深埋。當時有許多人目睹這般怪事。異口同聲的在旁笑罵。

譬如立志修道的。一旦私下犯了一件戒規。應當馬上的改悔。他偏偏認改悔當做難事。還在人前遮遮掩掩的粉飾過去。好像沒有這層罪過。如果有一位善知識從旁窺破。告誡他道。立志修道的守持禁戒。如同守護寶珠一般。勿任跌落。你現在爲何違犯了清淨戒規。竟不去老老實實的懺悔呢。犯戒的自言自語道。倘須懺悔。且待下次再犯了過。然後一併洗刷未遲。存了這種下劣心。怠慢心。寬假心。自然一犯再犯。做成罪孽深重的人了。破了一戒。再破一戒。多行不義。方想贖罪。有如莽夫一子。既死。又殺一子。

貪夫灌蔗

妄想胡猜的一個無明識心。不知誤盡了多少蒼生。本來沒有著落的。偏偏認做了千穩萬妥。自己誑惑著自己。

熱帶地方。出產的製糖原料。要算甘蔗第一。所以甘蔗爲熱帶地方一種著名的特產。有甲乙兩人。聽得種甘蔗是一宗很有希望的農產。便相約去辦種甘蔗的事業。集了少許資本。租了一方田地。去種甘蔗。甲乙兩人訂了一個種甘蔗的盟約。約上

最緊要的事情。便是講到那賞罰的一條。不論何人。誰種的甘蔗栽培得法和收數豐富的。應當重賞。栽培不得法和收數不足的。應當重罰。當時某乙。很希望得著那重賞。心上打量道。甘蔗是很甜的東西。倘若壓取很甜的蔗汁當做肥料。就把他澆灌田中所種的甘蔗。想來那塊田裏產出的東西。定然像青出於藍一般的。很肥壯。很甘甜。勝過那位朋友所種的甘蔗。這是斷然無疑的了。某乙並不向老種甘蔗的請問訣竅。以爲自己所抱的知見定然不錯。卽陸續向市上買些甘蔗。壓出汁來。勤勤的向蔗田灌漑。癡望將來得著十分滿意的收成。那裏知道這甜汁澆下去。反把那新種下的甘蔗秧都傷害了。非但額外的收成不能得到。連應分可得的收數都失却了。白白的費了多少金錢與勞力。更加上了照約執行而不能逃避的處罰。世人誰不求將來的好結果。各各拿出工夫獨到的心計。逞著那自私自利的智謀。勢力未足時。百計巧取。勢力充足時。橫侵豎奪。儘量吸收。任情壓迫。損他肥己。捨命似的要壅塞他的慾壑。却錯把他無底的慾壑。認做福田。那知惹起將來無限的禍殃。恰正與那癡心希望所得的結果大相違背。竟與壓蔗汁澆灌蔗田的貧夫。同走

向一條絕路上去了。

渡客劃波

害裏生恩。認賊作子。忙中多錯。覓鏡磨甄。世人的狂妄行爲。大都如此。

古時有一位客人。因事要渡過某海灣。雇到一葉扁舟。隨身帶着幾件心愛東西。匆匆上船去了。那舟出了港口。漸漸的一望無涯。天空海闊。迎面風來。令人胸襟開爽。客人閒坐艙中。忽見白浪翻銀。從船邊湧過。好奇心起。便向身邊取出一隻銀鉢來。向船邊掠取浪花。怎知偶不經心。手邊一滑。把那祖父傳下的一件寶物。跌落在海裏。滔滔不休的白浪中去了。客人暗暗思忖道。今日如果在水面劃了一個痕子。做了記號。不愁年深月久沒有尋處。他日儘可隨著這個記號搜尋。不難物歸原主。便喚水手稍停。急取一小小竹竿。猛向水面劃了一下。卽催促水手搖船前去。過了兩月。這位客人在水上已不知走了多少路程。船也不知換了多少次數。有一天船到一個很闊的河面。驀然想起兩月前銀鉢失落時情況。想得出神。髣髴在波濤中。看見一條痕子。急忙喚水手停船。換了入水衣袴。在水中尋覓多時。了無所得。只好出

水休息。水手問道。主人入水尋覓何物。答道。我前此失却銀鉢。今正要尋覓此物。水手又問。銀鉢失於何時何處。答道。兩月前在某處海面失却的。水手又說。這裏是內河闊處。並非海面。爲何在此尋覓。答言。我失却銀鉢時。親手劃波作記。今見此處水痕。與前次所劃水痕。毫無差別。所以就在這裏覓取。水手又道。水面形狀。雖然沒有差別。主人前此失却銀鉢時。原在彼處。今偏偏在此地窮搜。那能僥倖到手呢。當時在這河面上來往的船隻。到也不少。多少行客聽得這段說話。都笑失鉢客人的愚蠢無知。

世上有一種外道。不修正行。偏偏在相似善中。橫計苦因。希望解脫。正如這人在海上失却了銀鉢。偏要在內河覓取。一樣的愚蠢無知罷了。

窮人怖鏡

苦矣三途。人身難得。冤哉重縛。佛法難聞。而今何幸。難得的竟然得了。難聞的居然聞了。捫心自想。當勤精進。

有一苦惱窮人。既沒有甚麼祖遺財產。又沒有甚麼隨身技藝。吃的穿的用的。都靠

在旁人身上。年年月月。仰賴旁人接濟。身上欠了許多債。眼看債臺百級。愈積愈高。沒法抵償。然而不問天上人間。終究沒有積欠不償的道理。這窮人一旦被債主逼緊了。沒奈何。便逃避到荒山野地。沒有人迹的去處。再也想不到這個荒僻去處。偏偏絕處逢生。閒放著一個寶箱。箱子裏藏著無數珍寶。箱子蓋上嵌著一面明鏡。那位窮人舉起手來。揭開箱蓋。正想檢取內中財寶。忽然一眼照到那鏡面上。看見內中有人圓撐兩目。眼不轉睛的對自己望著。那窮人嚇了一大跳。登時覺得手脚都沒得個放處。他便懸崖勒馬相似的。自己替自己解圍。急忙叉手說道。我以為這個寶箱沒人收管。故來取用。那知足下隱身在這裏呢。我今分毫不曾取得。千萬原諒。恕了我的冒失罷。

如來借這故事。點化世人說。世上許多人。大都犯了這個自己做弄自己的毛病。平日被無量煩惱。弄到置身無地。萬分苦楚。給那債主般的生死魔王惡狠狠的追逼著。一步也不放鬆。逼到無可奈何時。正要逃出生死海。跑到佛家的法海一邊。好修持五戒。行十善業。與六波羅蜜多的如許功德。恰似避債窮人。偏偏在絕地上得了

寶箱。可惜被鏡子裏本來沒有的幻身迷惑顛倒了。把幻空沒有的身影認起真來。狂妄不休。牢牢的執著我見。竟把一旦發現的寶藏當面錯過。不曾受用分毫。依舊千秋長夜的封著鎖著。到底失脚在生死海裏。永劫長年。沒有出頭日子。與那避債窮人的得寶失寶。一樣可憐。

贖僕守門

是非不能並立。是的一面。精進勇猛。拓展到十分圓滿的地位。便沒有一點兒非的立脚地。若修持工夫偶然鬆懈。是的一面。便被非的一面黑勢力侵襲進來。投間抵隙。防堵無方。轉眼便到了不堪設想的地步了。

有一位主人。因有要事。將到遠方去。把一所住宅的管理權。交付在僕人手裏。臨行時吩咐僕人道。你替我小心在意。把門戶守著。還有我心愛的驢子。與那新置的一條繩子。都費心看守好了。主人出門不多幾日。恰逢鄰家有了喜慶事。鬧的鼓樂喧天。這位守門的僕人。少見多怪。坐立不穩。便取繩索把門環扣住。再繫住驢子的頸項。手裏卻牽著了繩子的一頭。急忙走到作樂人家的門前。呆呆站著。聽那幾位扮

戲文的唱戲。竟忘記了守門的責任。那裏知道僕人去後。昧良的賊子。便趁著沒人看守。走進大宅。傾箱倒篋。把主人所有財物。搜刮淨盡。這位守門的僕人。始終瞞在鼓裏。主人回來。一進宅內。非常駭異。但見箱籠倒翻。一切財寶。空無所有。急喚僕人入內問道。宅中財寶。現在何處。僕人答道。主人出外時。只把大門驢子繩索。交給我。此外種種。概不知曉。主人心上很不快樂。向僕人說道。留你在家看守門戶。正爲財物。財物既不保。門戶要他何用。看守的職司。不是虛設了麼。

世人終身顛倒在生死海中。也差不多與這位主人吃齋僕的苦處一般。如來常常向大眾叮嚀告誡。說道。你們大家謹慎守護好六根門頭。勿使六塵賊子。闖進門來。看守著無明驢子。當心那恩愛繩索。那知道修士們不依如來叮囑。實際貪求。退居靜處。鎮不住妄動的心神。整日夜被名利情慾色聲香味的無數魔頭迷惑著。無明幢遮掩心燈。恩愛索牽起煩惱。竟將正念覺意。道品等種種財寶。都散失了。

異鄉弋利

世界多騙局。到處安置著誘人入彀的機關。機心愈厲害。詐術愈精工。沒有定慧力。